

百姓茶座

人间烟火满格时

杨涵

周末清晨,我如往常般瘫在懒人椅上玩手机,父亲过来说:“走,逛菜场去!”“现在买菜谁还去菜场啊?”我晃了晃外卖App,“喏,半小时送货上门。”

“线上买的茄子能掐出水来?”在父亲的催促下,我不情愿地出了门。

7点半的菜场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顾客的讲价声混杂着收钱的叮咚声,就像炸开了锅。与之相对的,是手机信号变得格外微弱,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视频播放的进度条艰难移动。

“尝尝这个。”此时,父亲已经在旁边的摊位给我买了碗红枣银耳羹当早饭。甜香裹着热气扑鼻而来,趁热喝,现熬的红枣银耳,比外卖平台上的强多了。甜糯的口感迅速让胃里变得暖暖的,幸福感一下子弥漫开来。兜里手机不间断地传来消息振动声,我第一次没立即掏出。望着碗底沉睡的银耳,我忽地想起《东京梦华录》里汴梁的早市,原来800年前的甜香与今晨并无二致。

“师傅,今天肋排可新鲜了。”肉摊老陈抡起斩骨刀,招呼声伴着案板震颤的余音。铁钩下悬着的彩条布,被经年的油渍晕染成了一幅抽象画。我突然明白,那些App上显示的“24小时冷链”,终究冻不住晨光里跳动的鲜活。

转角飘来熟食店的卤香,系着靛蓝围裙的余阿姨刀尖游走,酱肘子应声被分成薄片。她拿起一片递给我尝,衣服上那串银饰随着身体的摆动叮当作响,听起来竟比手机上任何一首白噪声都灵动百倍。

“发什么呆?”父亲猛地拽住我胳膊。身后有尾鲫鱼从水池里跃出,摊主跟着人字拖追了过来。“你瞧这鱼多精神!”他扯着大嗓门说道。

提着一篮子菜往外走时,父亲在花卉区停下来,青瓷盆里的青苔还沾着晨露,老板正在给百合花修剪枝叶。“带一盆文竹回去吧。”父亲说,“你们年轻人电脑边应该摆点活物。”

暮色初临时,厨房飘来排骨的醇香。我摩挲着文竹的叶脉,看夕照给阳台镀上金箔。那些曾让我沉迷的满格信号,此刻都成了苍白的虚线。原来人间至美的信号,从来不在冰冷的玻璃屏幕里,而是躺在沾满鱼鳞的案板上,飘在现磨芝麻酱的香气中,落在活鸡扑棱时扬起的毛絮里,更蛰伏在父亲哼唱的曲调间。这气息是活的,带着体温的,让我的感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盈,这些“信号”等待着每个低头族放下手机,重新连接起与真实世界的波段。

(作者来自上海海洋石油局)

可爱的同事

云端师徒

张先锋

青岛的夜幕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的。

焦文杰盯着屏幕上闪烁的警示灯,指尖悬在鼠标上迟迟不敢落下。深夜1点的运维中心机房里,服务器的嗡鸣裹着烦躁漫过来,对着蓝牙耳机低声喊:“罗老师,大屏电源监控系统又跳错了。”

耳机里传来键盘敲击声,夹杂着轻微的电流杂音。师傅罗鑫的声音透过降噪麦克风传来时,总带着点金属质感的冷静:“调日志回溯,看15分钟前UPS的波形图。”

焦文杰点开运维平台的时序数据库,密密麻麻的蓝色曲线在屏幕上堆叠成乱麻。接手三个月了,他还是摸不透这些数据流的脾气。正对着某段突然陡降的曲线发怔时,眼前的界面突然弹出个共享窗口——师傅正远程操控着他的鼠标,光标在波形图上圈出个不起眼的尖峰。

“看到这个毛刺儿没?”罗鑫的鼠标在屏幕角落画了个笑脸,“老机房的UPS老了,就像人打哈欠,总会抖一下。”

焦文杰噗嗤笑出声,紧绷的肩膀松了松。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他就在经纬公司中原油田运维项目部负责网络运维,而师傅罗鑫却远在河南濮阳的中心基地,至今没见过几面,成为师徒那天他们就知道,带教基本全要靠云端连线。起初,焦文杰觉得隔着屏幕学不到真东西,直到那次暴雨致机房线路瘫痪,师傅隔着700多公里远程指导他搭建临时局域网。

“把警示阈值调宽百分之五,加个延迟触发机制。”罗鑫的光标在配置界面游走,“记住,系统要比你想象的更懂变通。”

焦文杰按步骤修改参数,忽然发现共享窗口里多了个小方框——是师傅那边的监控画面。晨光正透过窗户斜切进办公室,他看见师傅严肃的脸上带着疲惫,眼睛里充满血丝。

“明天带你来认识服务器的‘脾气’。”罗鑫突然说。光标在屏幕上画了个箭头,指向监控画面里的日历——上面圈着焦文杰入职那天的日期,旁边用马克笔写着“小焦的第一堂运维课”。

窗外,天渐渐亮了,机房的嗡鸣似乎也温柔了些。焦文杰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突然觉得那些冰冷的曲线里,藏着某种温热的东西,正顺着网线,一点一点涌进心里。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

奋斗ing

和钢铁谈一场恋爱

他胸前的焊工证在阳光下微微反光,证件边缘隐约可见日积月累的烫痕。

唐甜

8月,波斯湾咸涩的海风掠过沙特马赞沙漠时,总会在日落时分裹挟着细碎沙粒,将施工现场的防护棚敲出细密的鼓点。骄阳炙烤的管廊下,十建公司沙特马赞项目部外籍焊工库玛,握着焊枪的双手在氩弧蓝光中稳若磐石,汗珠顺着深褐色脸庞滑落,尚未触及沙地便化作白汽消散。

去年盛夏的一个闷热黄昏,项目部焊接班班长任兰东和翻译乘坐库玛的出租车前往当地人才市场招收焊工,得知情况的库玛当时就表达了从事焊工的想法。首次招聘考试时,库玛因焊接理论知识未过关没能被录用,但他焊枪操作稳定的特点,却给任兰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为了能当焊工,库玛常来项目部找任兰东,自此开启了自己与这位东方焊接高手的不解之缘。

当库玛第六次捧着馕饼等候在焊接工棚旁边时,任兰东放下焊枪,指着地上扭曲的试焊钢板笑道:“想学焊接,得先和钢板谈恋爱。”

沙漠的月光成了最好的见证者。

每晚8点,集装箱房里总会准时亮起台灯,任兰东用粉笔在铁皮墙上画出焊缝轨迹,库玛便举着焊枪空练手势。阿拉伯语的焊接术语与山东方言在沙枣花的香气中碰撞,焊道余温未散的钢板被当作教学模具,连营地厨师都记住了这对师徒特殊的“夜课时间”。

两个月后,当库玛焊出首道平整如镜的对接焊缝时,任兰东将焊工证拍在他胸前:“你小子,把钢板追到手了,明天就能办理入职手续,可以成为一名正式焊工。”

真正的考验随着工艺管道施工接踵而至。夏季的热风引起的沙尘暴,将焊接合格率一度降至外方总包单位要求的临界点。库玛发现师傅常在凌晨独自检查焊口,放大镜沿着管壁缓慢移动的身影,像极了沙漠里寻找水源的骆驼。

“氩弧焊不是绣花,可比绣花还要细致。”任兰东教他听声辨气的绝活儿,优质焊缝的冷却声该是“沙沙”如细雨,若是“噼啪”作响定有气孔在作祟。师徒俩在管廊上反复试

验,最终发现将焊枪倾斜15度最能抵御风沙的侵扰。

最惊艳的创新,诞生在一个沙尘肆虐的午后。库玛盯着被风沙毁掉的焊口,突然扯过防风篷布钻进管廊底部。3天后,他拉着师傅任兰东的手,前来观看自制的可移动防风棚:“师傅,这是3层滤网隔沙粒,磁吸式帘幕方便移动,顶部是透明观察窗,可以看到焊接作业周边的环境。”

“这是属于焊工的大漠神器呀!”任兰东笑着往库玛后背上一拍,震落下的簌簌沙尘,在绽放的焊花里显得格外清晰。这项因地制宜的创新,让焊接质量合格率奇迹般跃升至99.6%,师徒俩也因此获得了外方总包单位颁发的“质量之星”奖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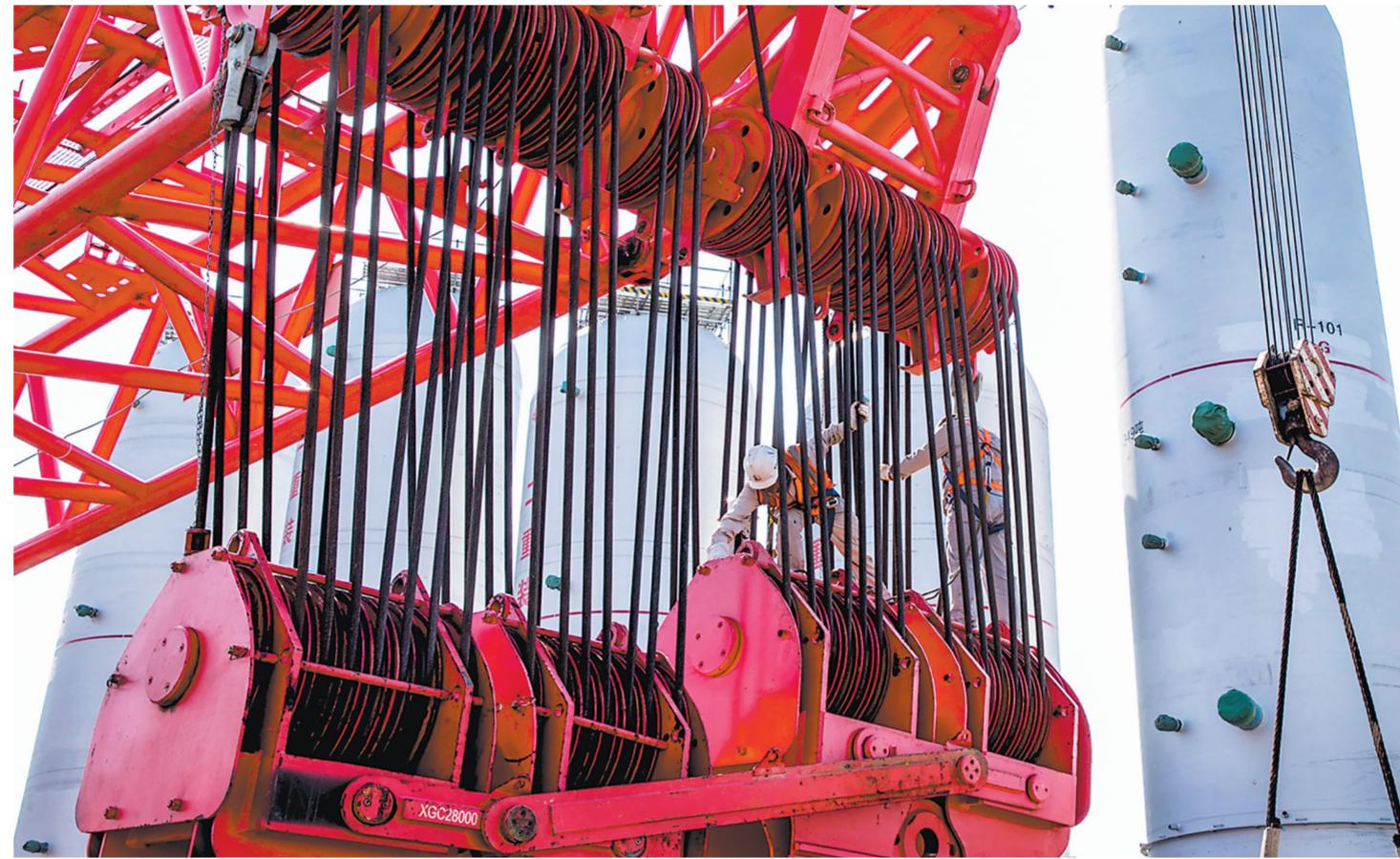
技艺的传承终将化作薪火。当库玛开始带着12名外籍焊工举办“星空焊接课堂”时,任兰东蹲在人群外微笑。月光下的防护棚宛如发光的水母,年轻的外籍焊工们轮流操作的身影倒映在沙地上,库玛用阿拉伯语讲解的声音,时而混着几句生硬中文:“这个焊枪角

度,要像抚摸爱人的头发一样。”在一次外方总包单位组织的焊缝质量评比后,看着全员百分之百合格的成绩单,任兰东忽然用新学的阿拉伯语说道:“大家干得好!”惊得库玛差点打翻焊条保温桶。

今年开斋节前夕,库玛将自制的铜质焊枪模型送给师傅。底座刻着中阿双语的“传承”二字,焊枪顶部镶嵌着马赞地区特有的赤铁矿。任兰东则回赠一套带温度显示的智能焊枪。当库玛发现焊枪握把处刻着“大漠焊花”4个汉字时,海风正掠过营地旗杆上的中沙两国国旗,将焊接防护棚的滤网吹出悠长的哨音。

如今,站在百米管廊上望去,星罗棋布的防护棚,犹如沙漠中生长的银色蘑菇。每当新人入职的外籍焊工询问库玛学艺秘诀时,这位已是项目部焊接教练的阿拉伯汉子总会眨眨眼:“先找个中国师傅,再和钢铁谈一场恋爱。”说话时,他胸前的焊工证在阳光下微微反光,证件边缘隐约可见日积月累的烫痕。

(作者来自十建公司)



张文胜 李琳

9月初的傍晚,大漠的斜阳溜进了10平方米的小餐厅里,空气中弥漫着饭菜的清香。西北油田雅克拉采气厂巴什托集油站的晚餐准备开始,寥寥大漠中的烟火总是让人动容。

“李主管,压面机不动了。”一个洪亮的嗓音划破后厨的井然有序。闻声,刚从站上回来的代运行主管李新有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机器前,机子的金属部件发出了“咯噔”声,像匹突然歇脚的老马发出的哀嚎。

“今儿晚上的拉面怕是吃不到了。”嘈杂的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李新有黝黑的脸上,眉头拧成了“川”字。他屏息端详了会儿机器,抹了把额上的汗:“是轴承散了。”笃定的声音沉稳得像戈壁滩上的胡杨。

“新机2000多块——”不知道是谁手快,在购物软件上翻找到了压面机的价格:“小万,拿工具来。”李新有洪亮的声音穿破躁动不安,

他决定召集工友们自己修。在巴什托集油站,大到大型机组保养、设备设施维修,小到挖沟接线,这支精干的队伍总能把活儿干得漂亮。

老机器“焕青春”

巴什托集油站位于西北边陲新疆喀什县内幅员辽阔的沙漠腹地,700公里外是厂部,3000公里外是家乡。这支由20多个北方汉子组成的采油队伍,一碗拉面最解乡愁。这不是核心工具——这台服役了20多年的“老伙计”歇了菜,真是“意难平”。

“新机2000多块——”不知道是谁手快,在购物软件上翻找到了压面机的价格:“小万,拿工具来。”李新有洪亮的声音穿破躁动不安,他决定召集工友们自己修。在巴什托集油站,大到大型机组保养、设备设施维修,小到挖沟接线,这支精干的队伍总能干得漂亮。

扳手与螺丝刀碰撞出清脆的金属声,李新的手臂在空中划出流畅的弧线。拆解过程像一场手术,黄油在指缝间融化,机子轴承的残骸被小心取出,滚珠散落如黑珍珠。

“去废料场!”“查备件库!”维修小组在夕阳下分头行动。很快,巴什托集油站站长朱福举着两个替代轴承冲进大厅,汗珠顺着脖子往下淌。李新有托着主轴校准角度,倒班班长万术前则用铜棒轻轻敲击,后厨大师傅举着手机照亮暗处,光束里工具飞舞。

“试机!”开关按下,压面机发出久违的规律呻吟。李新有抓起面团往辊筒间一送,面皮流畅吐出,人群中爆发出雀跃的欢呼。

那晚,这一碗碗热腾腾的拉面,吃得格外香。

(作者来自西北油田)

朝花夕拾

赵静雯

晨光初绽,抽油机的影子在井场漫漶开来,像将半卷宣纸铺在大地,墨痕随日头渐高缓缓晕染。这时,我总想起父亲的双排皮卡,车斗里工具箱上剥落的红漆,似凝固的霞光;想起母亲那件洗得发灰的白大褂,像极了漫过岁月的云絮。两根无形的经纬,织就了我生命里最绵密的网,网住了东濮凹陷的风沙,更网住了父母那股刻进骨血的韧劲。

父亲手中的方向盘转了43年,比我走过的岁月还要长。1985年,他从原中原油田井下作业公司调到原采油二厂时,那辆“红星130”的方向盘早已被磨得发亮,像块被手掌焐热的和田玉。

“那时候井场哪有路啊!”父亲总爱摩挲着褪色的准驾证,指腹抚过塑封上模糊的钢印,喃喃道:“卡车开在土路上,跟在戈壁滩里瞎闯没啥两样。赶上连阴雨,车在泥里哼,人在车外挣,把人难为得没办法……”

可只要单位领导一声“小赵,重点井有情况”,他眼里便立刻燃起星火,连夜往井场冲的劲头像极了岑参笔下“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的边塞将士。

我见过父亲当年的照片,米黄色卡车停在井架下,他倚着车门笑,工装洗到泛白,与黝黑的肤色撞出鲜明的光,裤脚还沾着东濮凹陷的泥土——那泥土里混着原油的气味,30多年

那些藏在父亲方向盘和母亲电话线里的精神,正顺着岁月这银线,悄悄传给下一代。

后仿佛还能从相纸里渗出来,连同他身上那股“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啃”的执拗,一起钻进了我的记忆。

母亲则跟电话打了半辈子交道。我刚满周岁时,她便在原中原油田采油二厂通信队当接线员,50部电话像列队的士兵整齐划一。总机信号灯一闪,她的声音便如春风拂过:“你好,请问接哪里?”

1989年的冬天特别冷,她说那时“手指冻得像根冻萝卜,捏着接线头直打哆嗦”。老相册里有张她穿白大褂的照片,卷曲的头发被风揉过,有些乱,清瘦的面庞藏在厚厚的围巾里,唯有双眼睛亮得像落了雪的星星,专注得发光。

“你听!”她指着照片的边角,“在这张照片里我还能听到电流声呢。”我凑近了,仿佛真听见滋滋的电流裹着她的声音穿越时空。

总机撤了之后,母亲转做外线员,背着工具包顺着梯子爬楼梯,一千便是20年。

“刚开始时,爬到二层腿就软。”她轻描淡写地说,“有回给5楼用户装电话,在窗外打完眼,进了屋一屁股坐在地上,腿软得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原来,女工的豪迈,未必是奋战在井场,也可是纤弱的肩膀扛着工具包,在寒风里攀爬的倔强。“认准了就得咬牙坚持……”她常常对我这样说。

我是在电话铃声与卡车引擎声里长大的。幼儿园放学后,我总先跑到电话站,看母亲戴着

揉进石油的光阴

耳机接电话,指示灯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像揉碎了的星星。有时父亲的卡车恰好路过,他会在楼下按三声喇叭,短促的鸣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母亲便从窗口探出头挥手,电线在她身边晃悠,像系着根风筝线。原来,所谓牵挂,就是有人在这头按响喇叭,有人在那头应声挥手,不必说什么,便懂了所有。

“你爸总说,路是车轮碾出来的,线是用手连起来的。你们,要把这路走得更远、线接得更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所谓传承,不过是前人栽树时埋下的种子,在后人心里发了芽——父亲的担当、母亲的坚韧,早已顺着这“路”与“线”,长成了我骨子里的东西。

去年,我带儿子去看父亲当年的车库,旧址已改成数字化调度中心。大屏上跳动的数据流,将中原油田濮城采油厂的脉络铺展得像幅立体的掌纹,抽油机、计量站、输油管线标志灯在屏幕上呼吸般闪烁。

“姥爷就是从这里开车出发的吗?”儿子指着屏幕上的井场问。

父亲笑着指向某处的光点:“你看那些抽油机,都是姥爷送过配件的老朋友。”

阳光穿过玻璃窗落在父亲鬓角的白霜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像岁月的银线,缝补了新旧时空的裂痕。而我知道,那些藏在父亲方向盘和母亲电话线里的精神,正顺着这银线,悄悄传给下一代。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弄弦人

(拍摄于扬子石化炼油结构调整项目)
李树鹏 摄

低碳有我

母亲的小菜园

刘鑫

母亲退休后,为了让全家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在门口的宅基地上整理出了一个小菜园。一个个菜畦,大小不一,都是根据家人的喜好定夺。

对母亲而言,菜地里永远都有忙不完的活儿。每天一大早,她就开始在小菜园里忙碌了,一会儿松松土,一会儿施肥,一双手上布满了老茧,鞋上也沾满了泥土。傍晚气温低时,母亲就用塑料布把小菜园的蔬菜盖好,细心地用土压实每一个边角,左看看右看看才放心回家。

撒种子前需要平整菜畦,